

台灣經驗40年 系列叢書

# 台灣 民主運動 40年



李筱峯 著



台灣民主運動  
四十年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臺灣民主運動四十年／李筱峯作.--第一版.--臺北市；  
自立晚報，民76  
面； 公分.--(臺灣經驗四十年系列叢書)  
ISBN 957-596-114-5(平裝)

1.政治運動 -臺灣 -光復以後(1945- )

2.政黨 -政治

576.27

82000178

臺灣經驗四十年叢書

# 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

作 者：李筱峯  
發 行 人：吳樹民  
社 長：吳豐山  
總 編 輯：魏淑貞  
封面設計：曾堯生  
校 對：李筱峯 蔡秀英 陳明珍  
行 銷：季沅菲 張適中 彭明勳  
林徵瑜 許育英 吳俊民  
王芳女 許碧真

出 版：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台北市濟南路二段十五號  
電 話：(02)3519621轉185  
郵 撥：0003180-1號自立晚報社帳戶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4158號

法律顧問：蕭雄淋  
排 版：紀元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松霖彩印有限公司

定 價：一八〇元  
第一版一刷：中華民國76年10月  
第一版五刷：中華民國82年元月  
※裝訂錯誤或污損負責調換※ 有著作權 侵害必究

ISBN 957-596-114-5

# 目

## 錄

總序

序

### 第一章 大旱後的渴求 25

——二二八事件中的政治改革運動

「快靚青天白日旗」

山河雖復旦，依舊淚漣漣

閱牆血鬪

事件中的政治革新要求

事件後的台灣政治改革

### 第二章 大江東流擋住了 55

——《自由中國》與「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

《自由中國》雜誌的創刊

「祝壽專號」與「今日的問題」

修憲風波

選舉改進座談會

新黨的胎動

萬山不許一溪奔

### 第三章 提筆上陣 85

——《文星》的啓蒙與《大學》集團的政治革新運動

《文星》的思想啓蒙

《大學》雜誌集團的產生

書生論政

從《大學》到大學校園

《大學》的分裂與式微

### 第四章 從議會到街頭 111

——高雄事件前的黨外運動

黨外的胚胎

《台灣政論》

虎落平陽

全島串聯與「中壢事件」

未完成的選舉

羣衆路線及兩極對立

《八十年代》與《美麗島》

軍法大審

長老教會的聲音

## 第五章 燃燒後的鳳凰 163

——高雄事件後的黨外運動

煉獄後的再生

離型政黨的醞釀

黨外四人行

放水與批閱

黨外後援會

黨外公共政策研究會

霧峯風暴

## 第六章 在混亂中整隊 213

——民主進步黨的成立與台灣政治風氣的開放

「黨外後援會」更上層樓

公政分會的設立

中介學者促成溝通

溝不通

內鬪公演

組黨競賽

玫瑰上街頭

民主進步黨的早產

朝野兩黨對話

新黨正式登場

鶯聲初啼

立法院的化學變化

解凍的時刻

結語

269

## 第七章

台灣民主運動  
四十年

# 台灣民主運動40年

## 作者簡介

李筱峯

台灣台南麻豆人，民國41年生。政大教育系中途退學，淡江大學歷史系畢業，師大歷史研究所畢業。

曾任「八十年代」雜誌執行主編、「台灣文藝」編輯委員，現任教世界新專及淡江大學。著有「恐龍的傳人」、「叛徒的告白」、「革命的和尚」、「政治小檔案」、「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等書。

# 「台灣經驗四十年叢書」序

## ——人類寶貴的台灣戰後歷史經驗——

李鴻禧

台灣位於太平洋盆地西緣，孤懸歐亞大陸東岸海上；居日本、琉球、台澎、菲律賓諸環繞亞東列島羣之中樞，在人類遠洋航海史才祇數百年的史實裏，台灣的地理位置具有相當的邊陲性，同樣的，台灣歷史在整個人類史，甚至中國歷史上，也居於相當邊陲的地位。十六、七世紀，泰西各資本主義國家，逐漸相繼形成，藉着日益進步的遠洋航海技術，開始從事有組織之殖民運動，西班牙侵入呂宋，葡萄牙略據澳門；葡萄牙的航海者在北進航途上，看到一綠色蒼翠的島嶼，喊出：「美麗島（Isla Formosa）」；從此「美麗島」台灣才開始受到歐洲葡、西、荷、法、英等殖民主義國家，以及東方中國、日本等近鄰的注意。

由於這種地理和歷史的邊陲環境和背景，所以荷蘭人雖然早在一六〇二年進攻澎湖，一六二四年並由台灣西南鹿耳門入據現在臺南西端的台江；西班牙也於一六二六年侵犯基隆，一六二八年佔據淡水，在台灣駐兵築城遂行局部統一；但是在嗣後三、四百年間，台灣一再捲入各大國家競爭攫奪的漩渦；即從荷蘭逐出西班牙勢力，明鄭驅退荷蘭，再經鄭克塽降清東寧王朝敗亡，以至於甲午戰敗清廷割讓台灣予日本，第二次大戰日本戰敗陳儀任台灣行政

長官爲止；這些政權或長或短地佔領統治台灣全部或局部；可是對有關台灣問題之研究，除了對經濟、地理、產業、商銷一類，曾有功利實益底關心外，就有關台灣之歷史文化、人類宗教、政治民生方面問題，則顯示相當冷漠忽視之態度；對台灣問題所做學術研究，業績自然較爲貧乏。甚至，到最近一、二十年，儘管台灣的國際政治力學上的關鍵地位，受到重視，台灣的經濟成長繁榮，在國際上也廣被讚美；可是，有關台灣史、台灣問題的學術研究，仍然一如曩昔台灣的地理、歷史邊陲性質，被冷落棄置於國際學術研究的邊陲。

不能否認的，針對台灣這三、四百年的歷史，確是有些學者專家，就有關台灣的歷史文化、經濟地理，政治社會乃至民族人類各方面，加以調查研究、分析詮釋，提出相當有深度、有價值的學術著作，頗有裨益於台灣問題之學術研究。台灣由於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洗禮較慢，以現代社會科學之學術研究方式來研究台灣問題，起步也比日本落後得多。因而，雖有早期連橫撰述「台灣通史」，對台灣史料調查蒐集，綜合整理，頗具工夫；但是日據時代日本學術界對台灣問題之研究業績，更有可觀。像伊能嘉矩氏的「台灣文化志」係三卷三千餘頁之巨著，記述涉及清朝前後有關台灣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宗教、教育、人類、民族、學藝等的綜合研究，資料蒐集廣博細膩，論文撰寫客觀嚴謹，學術水準與研讀價值均高。而矢內原忠雄所著：「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也能秉持學者良知，廣泛而深入地分析日據時代台灣的經濟、政治、教育、法制各方面的問題；依其深厚之經濟學學識，言簡意賅地指出日本侵略台灣之目的，在於發展日本經濟；客觀而誠實地剖析日本統治台灣的本質，乃是帝國主義之殖民主義運營，成爲有關「日本治下之台灣」的經典著作。與前述伊

能嘉矩所著：「台灣文化志」成為有關「清朝治下之台灣」的最佳著述，並列為學者研究台灣史之必讀典籍。

此外，日本學術界中，竹越與三郎的「台灣統治志」，山川均著：「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之台灣」，平山勳之：「台灣社會經濟史全集」，中村孝志撰：「台灣史概要」，尾崎秀樹的：「舊殖民地文學之研究」，井出季和太所寫的：「台灣治績志」，東嘉生所著：「台灣經濟史概說」，東鄉實與佐藤四郎合著：「台灣殖民發達史」，山邊健太郎之：「日本帝國主義與殖民地」，持地六三郎著：「台灣殖民政策」，片岡岩著：「台灣風俗志」等等學術著作，不僅在時間上，貫串台灣最早期氏族共同經濟時代，稍後的掠奪經濟時代，以至於封建時代、資本主義殖民時代；抑且在空間上，關涉到經濟、政治、社會以至文化、風俗各方面，蒐集調查不少彌足珍貴的史料，研究提出頗多啓人思考、發人深省的理論和見解。尤其較無台灣總督府及其所屬官署，和由其囑託研究編撰之書籍或研究報告那種濃厚之政治目的與偏見色彩，而成為研究台灣史之重要基礎資料。

然而，事實上，對台灣史與有關問題之研究，在日據時代因政治環境的特殊，台灣人之研究業績固然受到相當影響；惟在戰後，「台灣研究」已逐漸蔚為風氣，到最近十年更蓬勃繁盛。原先，在戰後最初十年中，一方面，發生不幸的「二二八事件」，事後政治陰霾也延續籠罩了幾年；另一方面，正逢大陸淪陷，山河變色，中樞踉蹌東渡來台，經濟社會秩序紊亂不安，從而，對台灣的學術研究未能隨「回歸祖國」而迅速展開。不過到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台灣研究」已逐漸熱絡起來；研究著作水準也愈益提高，當時在台灣，不僅將康熙五

十九年（一七二〇年）陳文達編著之「鳳山縣誌」全十卷，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年）林豪之「澎湖廳志」全十三卷，光緒後期官方編纂的「台灣通志」全四冊，以及其他台灣各地「地方志」的早期史料尋出而復刻出版。同時，在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纂刊出「增修台灣省通志」前後，包括台北市、台南縣及高雄市和其他縣市，也紛紛編纂各該縣市之地方志。使「台灣研究」因焉有屬於自己、並較殷實貼切的研究參考資料。

早期台灣各地方志之尋覓復刊，以及六十年代台灣省與各縣市地方志之編纂刊行，使早年來台之台灣先民篤路藍縷以啓山林的拓荒奮鬥精神，在經日本官署長年刻意封錮，扭曲醜化之後，得以重新發揚。因此，儘管當時官方瀰漫一種氣氛，認為強調台灣史及從事「台灣研究」，就是在強化地方意識，和「台獨」呼應或鋪路，是學術研究之禁忌或禁區；但是仍有不少學者專家，樂於投入這方面之研究，並有相當優異之成績。到一九七〇年代中期之後，「台灣研究」涉獵愈益廣泛，著作之水準也愈益可觀。像周憲文著：「清代台灣經濟史」，丘念台著：「嶺海微飄」，陳紹馨之：「台灣的社會變遷與人口變動」，汪知亭撰：「台灣教育史」，盛清沂與王詩琅合著：「台灣史」，謝里法著：「日據時代台灣美術運動史」，王詩琅的「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台灣」等，都有相當的研究水準。最近數年，自立晚報出版之「台灣研究」系列書籍中，林黎著「蓬壺擷勝錄」，洪震宇的「台灣農村經濟研究」，戚嘉林著：「台灣史」，吳三連、蔡培火等合著：「台灣民族運動史」，鍾孝上著：「台灣先民奮鬥史」，張炎憲、李筱峯、莊永明等合著：「台灣近代名人誌」；以及帕米爾書店出版之「台灣研究」書籍，像王曉波所編：「台胞抗日文獻選編」，同王曉波所著：

「台灣的殖民地傷痕」、「走出台灣歷史的陰影」、「被顛倒的台灣歷史」、「台灣史與近代中國民族運動」，葉榮鍾著、李南衡編；「台灣人物羣衆」，侯立朝；「台灣經濟雨夜花」；其他像吳瀛壽所著：「台灣民俗」、「台灣諺語」，洪惟仁著：「台灣禮俗語典」，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文獻資料選集」等等；也都有一定的研究價值；厚實了「台灣研究」的基礎資料。

抑且，值得注意的是，戰後有不少台灣留學生，在國外也熱心的從事「台灣研究」，並且發表了學術水準頗高的著作。其中像江丙坤著：「台灣地租改革之研究」，涂照彥著：「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劉進慶著：「戰後台灣經濟分析」，黃昭堂著：「台灣民主國之研究」、「台灣總督府」，戴天昭著：「台灣國際政治史研究」等，都很受日本學術界的注意和重視。由於這麼多的人關注投入「台灣研究」，又有如此良好的研究成績，我們有理由、也有信心認為未來「台灣研究」，必會逐漸脫離其邊陲地位的。

然而，在回顧這三、四百年來「台灣研究」的發展，瀏覽前此「台灣研究」著作後，難免感慨良多，而有諸多問題梗介於懷。第一、早期較具學術水準與價值之「台灣研究」著作，大多出諸日本學者手筆，惟中日兩國間，歷史傳統思想的迥異、殖民統治立場的隔閡、民族情感、文化之差距，以及接受西方文明之快慢，都會影響其著述之客觀性。尤其是日本學者開始熱衷於從事「台灣研究」時，已都在「大正民主時代」之後，即由「昭和元祿時代」逐漸轉入「大東亞戰爭」之前夕，日本帝國主義之「殖民至上」氣氛，已不容像山川均所著：「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之台灣」、或矢內原忠雄所寫：「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那

樣，客觀率直地剖明日本治台乃是帝國主義之殖民運營。加上，當時台灣總督府自然會就有礙其殖民形象之各種政治、社會、經濟之資訊，予以隱匿或變造。這種客觀環境終使部份日本學者之「台灣研究」，外觀上雖具有體系完整之架構及證據充分之註腳，實質上，則立論評析內心多所顧忌，佐證史料也多謬訛不實，深深影響其研究品質水準。

第二、台灣歷史與「台灣研究」，在整個人類史，甚至中國歷史上，一直居於相當邊陲的地位。在清末官僚有所謂：「台灣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割讓出去並不可惜」的對台偏見和蔑視情況下，當然不會重視台灣史及「台灣研究」。日據時代，日本治台以遂行其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為至上命題，當然就更會設法排拒梗阻「台灣研究」。不幸的是，戰後台灣光復未幾，由於發生「二二八事件」，及其善後處理之未臻適當，於是乃有部分台灣意識較強者，在海外主張「台灣獨立」。政府疑慮「台灣史」及「台灣研究」，會提升「台灣意識」甚或惡化為「台獨思想」，遂對「台灣史」及「台灣研究」，懷抱警惕戒慎態度，使之萎靡縮瑟於學術研究及學校教育之邊陲。這種錯綜複雜的歷史發展，竟然使住在台灣島上的台灣人，都成為無法尋根的拓荒者；換言之，台灣老一輩受日本教育的懂得日本歷史，中年以下受我國教育的熟悉中國歷史，不分老少都知道世界史的梗概，只有對台灣歷史反而幾近於無知的狀態。很可惜的，過去有關台灣史或「台灣研究」之著作，有的學術水準太高，無法為一般大眾所理解接受；有的則是所研究的問題過於專門深奧，不是普通人民所能研究或有興趣閱讀者；因而，對提昇國人對台灣史之理解，或激發國人對「台灣研究」之興趣，難以充分發揮其俾益功能。

第三、在台灣三、四百年歷史中，台灣長年淪為荷、日等列強攫奪之殖民地，或忝為中國統治的化外之地——邊陲孤島，祇有在戰後這四十年才彰顯出其獨特的地位來。不但在國際政治力學多極均衡之磁場中，居於緩衝穩定的關鍵而受各國重視；在經濟成長、開發繁榮的「開發過程」和優異成績上，也廣受國際社會的讚美和模仿。戰後這四十年寶貴的歷史經驗，無可置疑的，是台灣史上最彪炳璀璨、最值得借鑑中外，當然也最值得載諸史簡、傳諸後世的。然而，令人極感遺憾的是，往昔所遺的有關台灣史和「台灣研究」著作，往往遭逢雙重障礙，減低其價值與意義。換言之，即一方面，研究撰述者慄於現實環境的陰霾凜冽，易觸忌諱招致困擾，所以「日據時代」學者熱心研究「清治時代」的台灣；同樣的，戰後現代學者也多趨向「日據時代」的「台灣研究」，而對最近四十年來的台灣史或台灣問題之研究，大多心存顧忌、儘量迴避，以致最寶貴、最有意義的「台灣戰後四十年」的研究業績，反而顯得相當貧乏。同時，另一方面，現在為數並不算多的有關戰後四十年的「台灣研究」著作，不但有的書籍內容過於深奧專門，非一般民眾所能理解接受；而且大體來說，這些著作專門分野也過於零散細分，迄未有體系地企劃分工來研究撰作，因而國內外關心台灣史及「台灣研究」者，無法借助現有書籍資料，以較短時間及精力，對「台灣戰後四十年經驗」做通盤而簡明的認識理解，俾能據以迅速進入自己專攻或關心的分野。中外不少歷史學者，在觀察我國目前投下不少經費心力於中國近代史之研究教學之同時，對台灣史之研究與課程安排却相當冷漠忽視，往往感到疑惑不解、搖頭嘆息，其理或在於此。

「戰後台灣四十年經驗」，事實上在最近幾年來，已經引起國際學術界濃厚的研究興

趣，特別是從政府執政黨決心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研擬改革國會結構、開放外匯管制、允許大陸探親等，大幅政治革新後，世界新聞焦點常會對準我們，研究台灣的熱潮也隨之益發熾熱。今（一九八七）年夏天，美國亞洲學會以「台灣未來的途徑」為研究主題，在美國舉辦了一個頗具規模、與會學者水準也高的研討會，使得長年來祇能瑟縮隱躲在國際學術研究邊陲的「台灣研究」，終於也能登堂入室，成為國際學術界關心研究的對象。

造成近年來這種國際學術界對「台灣研究」之濃厚興趣，其原因固然錯綜複雜不一而足；不過高棣民（Thomas. B. Gold）教授之名著：「台灣奇蹟中國家與社會之角色功能」中，指摘：「何以在大陸時期，被視為腐化、暴力、無能的國民黨政府，在台灣却能成功的完成內部改革，締造高速的經濟發展，同時兼顧政治、社會的穩定？」這一台灣發展奇蹟中的疑問之分析研究，可能就是關鍵之所在。不過，究竟什麼因素使台灣戰後四十年，締造了發展的奇蹟？學術界見仁見智、爭訟不已。有些人援引五、六〇年代歐美盛行的「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認為台灣從戰後一片廢墟的低開發國家，發展成現代接近已開發國家之原因，乃是因為台灣接受西方「科技經濟複合體」之結構，實施其「發展途徑」之行動模式，亦即使經濟自由化、資本主義化，社會多樣化、分工化，政治擴大參與、提高效率等；因而導致國家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結構逐漸現代化，創造了「台灣奇蹟」。這種論說在詮釋台灣工業化、資本主義化、都市化、社會化多元化方面，雖然頗有說服力；但是若用來解釋台灣的高速發展，尤其是政治經濟不同步發展，社會文化不齊步提升方面，恐怕破綻過多，難以圓滿。